

鴨綠江旅館

「你們在朝鮮當導遊，一個月能掙多少錢？」

「七千朝幣。很少。嗯。」

「合人民幣多少？」

「按照朝鮮官方匯率，大約合五百元人民幣。嗯。」

022

新義州旅館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中國與蘇聯分歧公開化。

像是最大的兩個孩子反目，小夥伴們各自選邊站隊。蘇聯膀大腰圓、財大氣粗；中國積貧積弱，連年內鬥不斷、內耗不斷。小夥伴們自然大多緊隨蘇聯。最讓中國焦慮的，是隔壁鄰居家的孩子，比如朝鮮。如果朝鮮也棄自己而去，那自己慘淡經營的隊伍簡直要孤家寡人了。

中國急於「拉攏」朝鮮。

朝鮮覺得時機可趁，有利可圖，於是藉口提出領土要求。朝鮮說，你們家緊臨我們家的這一小片地方，當初我出生的時候搖籃就擺在這裏，不如你送給我吧？也好以後讓我有個念想。

中國答應了朝鮮。

一九六二年，中國與朝鮮在平壤簽訂《中朝邊界條約》。「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將包括吉林長白山天池一半以上，面積將近一千兩百平方公里的中

國固有領土，割讓給朝鮮。^❶甚至，對朝鮮的意願百依百順，將長白山改名為白頭山（백두산）。

從此以後，白頭山成為朝鮮的聖地。「白頭山偉人」金日成主席戰鬥在那裏，「白頭山光明星」金正日總書記出生在那裏。「白頭山革命精神」、「白頭山大國」等標語更是充斥在勞動黨的宣傳中。

在朝鮮處處可見的「偉人」與「光明星」並列的宣傳畫中，最常見的背景，就是白頭山天池。比如在新義州鴨綠江旅館（압록강려관）大堂內的巨幅領袖宣傳畫。「偉人」背手站在畫面左側，身着藏青色中山裝；「光明星」掐腰站在畫面右側，身着藏青色中山裝——可以判斷宣傳畫繪製在「光明星」愛上他的卡其色夾克衫之前，身為儲君尚未登基的年代——而在他們的身後，是發出詭異紅色的白頭山與如聚滿血水般的天池。

023



新義州鴨綠江旅館招牌。

❶ 沈志華、董潔：《中朝邊界爭議的解決（1950-64年）》，《二十一世紀》（香港）二〇一一年第二四期。

「偉人」大笑著，「光明星」也大笑著，目光慈祥地俯瞰著他們的家國。每位走進鴨綠江旅館的客人，不得不仰視他們，仰視他們的慈祥。自此以後，無論身在朝鮮的哪裏，領袖的目光總是如影隨形。

「老大哥在看着你」。(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

在身前審視著你，在身後尾隨着你。

四層的鴨綠江旅館，是新義州最好的涉外旅館。而且是榮譽的旅館，懸掛在旅館旋轉門上的旅館招牌，清晰標註有「三大革命紅旗」(3대혁명표창기)的表彰。新義州至平壤的列車，下午兩點發車。在此之前，我們旅行團的午餐與等候時間，都將在三大革命紅旗賓館內度過。

因為種種延誤，我們到達鴨綠江旅館時，已過正午。

●喬治·奧威爾：《一九八四》，第四頁。

南峴港 (Danang, Vietnam) 留學的廣西小夥子。一桌人彷彿大學生的聯誼會，只是年輕腼腆，彼此還沒有熟悉。而四川人向來又以專注飲食著稱，飯菜面前，自然沒有工夫閑聊，於是一桌恪守夫子訓：「食不言。」

我這邊廂一桌，人多也熱鬧。

一位來自瀋陽的成功商人，高大魁梧，帶著他的老父親同行。老父親算是故地重遊，他曾經是參與朝鮮戰爭的中國人民志願軍汽車兵。「我們開着卡車，沿着清川江往平壤拉軍需。」老父親追憶往昔時說。對於朝鮮，他是飽含深情的。我能理解，即便無關意識形態，朝鮮也是可以撩起他青春記憶的地方。

人可以忘記政治、忘記戰爭，可是誰又能忘記自己正年輕時的歲月？

一位身材健碩，在齊齊哈爾大學教授拳擊的體育教師，出丹東口岸時，因為彼此不熟悉，沒有人招呼走在最後的他同上擺渡客車，這讓自己尋到車上的他憤怒不已。可惜卻沒有可以發泄的對象，旅行社經理沒有相隨，我反覆表示不知道領隊是誰。結果直到他在我的身旁坐

025

我們平生初遇的朝鮮午餐，已在賓館左手邊向內走到盡頭的大餐廳中，等候多時。

作為平均每日旅行費用將近八百元人民幣的中國旅行團，確實可以在朝鮮吃飽，不必再擔心。只是鴨綠江旅館的午餐實在簡單，菜色不多而且菜量極小，幾隻油炸小魚、與蔬菜同炒的肉絲是僅有的葷菜，其餘三五道皆素。主食是米飯，米是朝鮮本地所產的粳米，米粒短小，色澤微黃，雜夾有些許未脫盡的穀殼。四張圓桌的餐廳為旅行團準備的兩桌飯菜，即便是在中國同等級的餐廳中，所需也絕不會超過一個人的一日團費。

不過所有團員都在極力稱讚，稱讚飯菜豐盛，「在朝鮮能吃以這樣的飯就不錯了。」團員們如是說。為吃飽飯而感覺到的幸福，實在太過卑微。若是如此卑微的幸福，對於朝鮮百姓而言也是久違的，那我們的兩桌飯菜，實在又是太過奢侈。

兩位四川人和那位乍入朝鮮便損失雜誌一本的大學生共坐一桌。與他們同桌的，還有兩位同在俄羅斯莫斯科 (Moscow, Russia) 學習俄語的留學生，以及一位在越南，依然滿面愠色。懾於他重量級拳擊手的身材，我再次向他說明旅行團中沒有領隊的危害。

桌上最為活躍的，是一位上唇留着髭鬚，自詡推拿聖手的神醫。「唉呀，沒有我不能治的！」神醫反覆表示醫學體系需要區分門類是從根本上違背科學的，「關鍵是要找到病結，我這手勁大，三分鐘。哎呀，沒有我不能治的病，三分鐘，病結一打開，全好。哎呀。」

從丹東口岸一路過來，神醫始終鞍前馬後服侍着他同行的一對比他年輕的中年夫妻。神醫帶着自製的藥酒，幾杯下肚，唇舌活絡開來，更加熱情主動。

神醫鄭重其事，向大家着重介紹中年夫妻。「胡主席」，神醫如此稱呼體胖的男人。主席笑而不語，向大家領首示意。大家愕然不語，顯然沒有料到能有「主席」般位高權重者同行。神醫頗為得意地進一步解釋道，「世界工會，啊，世界……。」「世界工商業聯合總會。」主席代為回答，略有些咬舌的口齒不清。

大家與腹中還沒有來得及消化的粳米一併啞然失笑。事後才知，神醫如此力效犬馬，是為能在主席個體

024

經營的「世界總會」中謀得「醫學總會理事」一職，所以這才不惜為主席伉儷出資朝鮮一遊。

除卻飯菜，每桌還有兩瓶丹東生產的鴨綠江啤酒（압강맥주）。我這桌上，神醫自斟自飲他的藥酒，其他幾人均表示滴酒不沾。既然朝鮮物力維艱，浪費總是可惜，我見另一桌上啤酒已盡，於是自作主張地起身拿起啤酒打算讓於他們。幾番表示絕不飲酒的主席夫人，忽然起身阻止。表示啤酒是我們花錢買來的，還是自己嚐嚐為好。我這邊尷尬又無奈，只好悻悻地再把「我們的」啤酒索要回來。

主席夫人與主席各斟一杯，淺飲一口，然後棄之不顧。

領袖像章

相較於午餐的簡短，午餐之後等候列車進站的時間，無疑是漫長而且乏味的。可以自由活動的區域，只有鴨綠江旅館大堂，僅限我們就餐的左側；只有旅館前院停車場，僅限院門以內。院門彷彿雷池，「千萬不可以走



新義州鴨綠江旅館內的咖啡廳。

027

出去，」導遊反覆提醒，「也不可以對着外面的街道拍照。」

旅館大堂左側，一間有英文標識的咖啡廳（Coffee House）引人注目。或者是因為「咖啡」這樣的西式飲料名稱，太過容易令人聯想起「美帝國主義」，所以佔據招牌主體的朝鮮字，只以中性的「茶館」（차집）字樣代替，算是保持住了革命的純潔性。純潔的茶館中，幾張方桌，空無一人。兩名營業員蹲在門內，忙着擦地，打掃衛生。似乎料定中國人不會對朝鮮的咖啡有興趣，所以也沒有招呼我們入內的意思。

而茶館旁的書店的營業員熱情許多，見有生意上門，慌忙從大堂右側的總服務台取來書店的鑰匙，開門迎客。書店狹長，一排玻璃櫃枱與一排書架，所售圖書全部為朝鮮外文出版社出版的中文圖書。看起來中國遊客是鴨綠江旅館書店的唯一主顧，沒有中國遊客上門，自然店門緊鎖。

書有許多，擺滿櫃枱與書架，大多是些「偉人」選集、「偉人」回憶錄、「偉人」傳、「偉人」的故事，

或者「光明星」選集、「光明星」回憶錄、「光明星」傳、「光明星」的故事等等。而且三代領袖，「日成」、「正日」、「正恩」，父子名中各有一字相同，頂針抬槓般讓人看得目眩神迷，難分彼此。

在小說《一九八四》中的大洋國，有專門的「紀錄司」（Record）負責篡改歷史，以保證「老大哥全能，黨一貫正確」。[●]在嚴格忠實於小說的主題公園朝鮮，自然也是如此。所以沒有人購買價格不菲的領袖著作，講述的無非是全能領袖一貫正確，我們都知道——重複一遍，我們也曾有過同樣的主題公園，中國遊客是見過世面的。

玻璃櫃枱上，擺着幾盒作為旅行紀念品的小物件，大多是做工粗糙的鋁製徽章。這些在中國大概也就是論堆買賣的地攤貨，在朝鮮涉外賓館的書店裏，沒有價籤，營業員信口索價十元人民幣一枚。

● 喬治·奧威爾：《一九八四》，第一四一頁。

026

明知握宰，旅行團團員仍舊慷慨引頸就戕，領袖們自我讚美的大義凜然，想來也不過如此。一些具有顯著朝鮮特徵的徽章、國旗之類，幾乎被我們掃蕩一空。買幾枚以示「到此一遊」，總好過見怪不怪的領袖著作。

不過，盛傳朝鮮人人佩戴的領袖像章，卻是絕無銷售。

兼作停車場的旅館前院內，見着一名身穿人民軍黃綠色軍裝的朝鮮男人。胸前佩戴一枚黨旗「偉人」像章，做工精緻，在正午的陽光下熠熠閃光。藉着手中捧着的幾枚新買來的朝鮮國旗徽章，我大膽上前試着與他溝通。比手劃腳，意思是希望能以甚麼交換他的領袖像章。

他連退幾步，斷然拒絕。

一九七二年，「偉人」六十周歲誕辰。在東亞漢字文化圈中，六十歲是人生中極為重要的一個壽辰。為示慶祝，勞動黨開始向黨員分發「偉人」像章。不久以後，全部朝鮮人民都被要求將領袖像章佩戴在左胸略高於心臟的位置，以示忠心。領袖像章由單位分發，不同像章

宋熙錫（Song Hee-suk）宋太太關於領袖像章的故事：

許多婦女不喜歡佩戴金日成襟章，因為它會讓衣服產生破洞，而且鐵鏽也會弄髒衣服，但宋太太可不這麼想。有一天，她在倉促之間換了衣服，忘了把襟章別上便匆匆出門。結果在路上被一名少年給攔住了，從他的臂章可以看出他是社會秩序維護隊的成員，這些人來自於社會主義青年聯盟，負責在街上隨機注意民眾有沒有佩戴襟章。初犯通常必須額外上幾堂意識形態課程，而且會留下不良記錄。但宋太太對於自己忘了襟章一事表現出極為驚恐的樣子，這名少年於是只稍微警告幾句就讓她走了。

可是奇怪的是，我們中文流利的導遊並沒有佩戴領袖像章。而且隨後在朝鮮，尤其是平壤，發現沒有佩戴

代表不同身份，不得流通買賣。

在現時的朝鮮，領袖像章圖案主要有三種：「偉人」像、「光明星」像與兩人並列像章。選擇佩戴哪位領袖是個人自由，佩戴哪種徽章卻不是個人自由。以我觀察，領袖像章的背景大有玄機，可以用來區別階級地位。凡有勞動黨黨旗或黨徽圖案的像章，似乎只允許朝鮮勞動黨黨員佩戴。普通朝鮮百姓胸前的徽章，大多只是小型的圓形紅色素底像章。

在朝鮮，沒有佩戴領袖像章，曾經是一件危險的事情。二〇〇一年，美國《洛杉磯時報》（*Los Angeles Times*）記者芭芭拉·德米克（Barbara Demick）被派駐韓國首都漢城（首爾서울）。在韓國工作的五年期間，她採訪了許多生活在韓國的朝鮮脫北者——逃出朝鮮，脫離北韓的朝鮮人——後來綜合訪談，芭芭拉·德米克出版了一本記述脫北者在朝鮮時期生活真相的書：《我們最幸福：北韓人民的真實生活》（*Nothing to Envy: Ordinary Lives in North Korea*）。

書中有一段朝鮮東北咸鏡北道首府清津市（청진시）

領袖像章的朝鮮人居然數量眾多，這與之前所有關於朝鮮領袖像章的聽聞與書中的記載大相徑庭。

向導遊詢問原因，他只是支吾而過。朝鮮佩戴領袖像章的制度在現時有所鬆動，至於何種原因，是否是因為領袖像章的生產也已經陷入困頓，難以滿足配給，不得而知。

停車場

再次叮囑我們絕不可走出旅館前院院門以後，導遊坐在泊在前院中的客車裏的司機座位上。用如同老大哥的目光，時刻注視着我們。寸步不離，片刻不離。

陪同我們在鴨綠江旅館用午餐的，只有他一位，另一位在客車將轉入旅館前的十字路口下車，獨自一人去了新義州火車站，協調我們的乘車事宜。

揣測朝鮮方面的用意：火車站人員擁擠，諸事本來面目難以遮掩，實在不適宜如我等外國遊客久留。所以理想的情形是，旅行客車出鴨綠江旅館以後，到達火車



新義州鴨綠江旅館院外，行進中的學生軍樂團隊列；（上）
院內，朝鮮軍裝司機駕駛的老款奔馳汽車。（下）



站時也正是列車進站之時。片刻上車走人，兩下方便。但是這原本並不為難的計劃，卻因為朝鮮列車難以準點運營，變得很是為難。

旅行社也屬於國營單位，卻沒有強力機關的權力，鐵路方面自然不會為旅行社單獨通知列車進站時間。旅行社只好安排兩位導遊分工協作，一位陪同遊客就餐，一位在火車站隨時關注列車時刻，然後彼此再以電話聯繫溝通。

裹足禁行的等候百無聊賴，我們只好給自己開發了參觀鴨綠江旅館停車場的旅行項目。旅館前院泊着十幾輛朝鮮牌照汽車，相較於新義州街頭的冷清，這簡直可以稱作「場面恢宏的汽車博覽會」。

十幾輛車中，有兩輛嶄新的新款俄羅斯拉達（Lada）牌轎車。這種在蘇聯時代享有盛名的汽車，曾經還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短暫作為北京的出租汽車用車，可是現在已經完全退出中國市場，不見蹤影。能夠在朝鮮再見，而且是改良新車，朝鮮與蘇聯直至俄羅斯的聯繫，果然遠較中國緊密。難怪當時為了拉攏朝鮮，中國甚至

屈辱地割土讓地。

另一些生產年代較近的汽車，是朝鮮國產的和平（평화）牌汽車。標誌是一枚倒立的圓角三角，外圈黑色底色，上部是朝鮮字「和平汽車」（평화자동차）商標；內圈藍色底色，兩隻對面展翅的白色和平鴿側面剪影。迥異於常見的其他汽車商標，極易識別。

和平牌汽車名義上是朝鮮國產，其實只是簡單的朝鮮組裝，所有汽車零部件均為進口。最多的是引進中國金杯汽車部件組裝的麵包車，還有引進意大利菲亞特（FIAT）汽車與中華汽車部件組裝的兩種轎車。

如此國產化的商品，是為滿足自己虛妄自尊心的慣用伎倆之一。而且無須顧忌所謂知識產權，總有一天會生產出完全仿製的純粹國產商品，自尊心還可以進一步地虛妄，可以進一步地表現出領袖與黨的偉大。

除此兩種汽車之外，其他汽車大多老舊不堪。

老舊，卻是好車。

旅館門外台階下，一輛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生產的紅色奔馳（Mercedes-Benz）汽車，煞是惹眼。朝鮮的老舊

好車，大多生產自那個時代。那曾經是朝鮮的一段寬裕時期，當時社會主義陣營國家仍然強大，對於依賴外界援助的朝鮮而言，仍然可以過着伸手張口的富足生活。

然後，彷彿瞬間便沒落了，一切都停留在了那個時代。如同敗家的地主，潦倒在床上把玩幾件舊日的珍玩，遙想着祖上榮光的時代。

朝鮮汽車牌照大約只有兩種，一種黑底白字，為軍隊牌照；一種白底黑字，為民用牌照。

軍隊牌照由八位數字組成，前四後四，其中含義，應當屬於朝鮮的軍事機密，無從探聽。民用牌照以車輛所屬「道」或者「直轄市」的朝鮮字兩字縮寫開始，例如紅色奔馳的牌照「평양 74239」，「평양」即為「平壤」；而新義州本地車牌，前兩位朝鮮字是新義州所屬的平安北道縮寫：「평북」（平北）。

朝鮮字兩字地名之後，是兩位數字，代表牌照所屬單位的行業代碼。再後是分隔符，分隔符之後是最長四位的數字序列號。如此牌照構成，熟悉以後，一望可知

032

所屬地，甚至擁有者的社會地位，着實便於管理或者放任不管。

紅色奔馳汽車的司機，同樣是那名佩戴黨旗領袖像章、戴着眼鏡、身穿人民軍軍裝的朝鮮男人。可是他駕駛的奔馳車卻是白底黑字牌照，加之他所穿着的軍裝肩上也沒有軍銜，所以可以判定，他並非是人民軍現役軍官，而是以那輛奔馳車為座駕的某名高級平壤政府官員的司機。

京官至地方公幹，地方官員自然要盛情款待。在本地最好的賓館酒店中住宿就餐，這是體現官員緊密團結的「基本禮節」。

司機沒有機會在酒宴上作陪，但是僕以主貴，他仍然擁有隨意出入涉外的鴨綠江旅館的權利。

同為司機，另一位民用客車駕駛員則沒有那麼幸運。他或者在自己的客車上休息，或者下車散步打發時間。只是在前院停車場內散步，間或站下來，遠遠地張望着進出鴨綠江旅館的人們，沒有絲毫要走進去的意思。

進出鴨綠江旅館的人們，除了我們這些中國遊客，

導遊姓金[●]，平壤人，畢業於朝鮮國家觀光總局（국가관광총국）下屬的觀光導遊學校。「平壤旅遊大學」，他如此自稱母校，與丹東旅行社經理在介紹這些導遊時所說的學校稱呼略有不同。

他就職的旅行社，是平壤「朝鮮國際旅行社」（조선국제여행사）。朝鮮國際旅行社是朝鮮唯一具有接待國際遊客資質的旅行社，甚至都有可能是朝鮮唯一的旅行社。畢竟旅行社既不屬於計劃經濟體系中的單位，對於幾乎完全閉關鎖國的朝鮮而言也無須太多。

金導遊中文流利，卻時常會在一句話說完後，短暫停頓片刻，然後再加一聲自我肯定的「嗯」。不知道是確定之前說的中文語法正確，還是確定之前說的中文意思真實。

瀋陽商人的性格與身材一樣豪邁，見着金導遊第一個問題，單刀直入，「你們在朝鮮當導遊，一個月能掙

主要的還是朝鮮人。或者直接是大腹便便的人民軍軍官，或者是便裝但看着頗有身份地位的官員，他們的親友屬從，前呼後擁。我們的午餐餐廳在旅館進門左手一側，朝鮮人的專用餐廳在右手一側。不過，似乎洗手間只在左側有一間，以至不時有酡紅着臉，酒氣熏天的朝鮮黨政軍要員穿大堂而過，穿大堂壁畫中金日成同志與金正日同志的目光而過。

民用客車司機張望着的旅館門廳雨篷上，砌着標語牆，塗刷的大字紅色標語耀眼醒目：「偉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永遠與我們同在」（위대한김일성동지와김정일동지는영원히우리와함께계신다）。

領袖只在賓館酒店裏，與他們同在。

朝鮮元

鴨綠江旅館不大的前院停車場，片刻走遍。其他區域處處是雷池，處處不得擅入。覺得無聊，我們索性也上客車，和坐在客車裏的導遊閑聊。

033

● 為免本書行文對朝鮮導遊造成不良影響，涉及的導遊姓氏均為虛構。



多少錢？」

金導遊顯然沒有料到眼前這位中國遊客的好奇心如此強烈，以至於性地急地把「天氣不錯、哈哈」之類的寒暄都直接省略。有些措手不及，猛嚼片刻口香糖，以示節奏不便打斷，然後坐直了身體說：「七千朝幣。很少。嗯。」

「合人民幣多少？」瀋陽商人興致勃勃地不依不饒。這是大家都感興趣的話題，於是所有人都聚攏過來。

「按照朝鮮官方匯率，十六比一。七千除以十六的話，嗯，大約合五百元人民幣。嗯。」

「哦，那不多，那不多。」瀋陽商人沒有再繼續話題。彼此沉默，氣氛略有些尷尬。

尷尬的卻並不是導遊收入確實很少。

之前在飯桌上，我們聊起朝鮮人的收入——導遊有專門的司陪餐，不與我們同桌就餐——參加朝鮮旅行團前，對朝鮮有過深入了解的幾位，都知道朝鮮官方制定的朝鮮元兌人民幣十六比一的匯率，只是朝鮮的自我假設。在朝鮮所有的涉外商店中，商品價格只能以人民幣

035



新義州鴨綠江旅館院內，兩名可以出入旅館的朝鮮軍裝司機（上）和始終沒有進入旅館的朝鮮民用客車司機（下）。

與歐元購買結算，但價格標籤上標註的卻是朝鮮元。朝鮮元的標註，根據十六比一的原則計算得出。比如一本書售價二十元人民幣，那麼標籤上寫出的朝鮮元參考價格便是三百二十朝鮮元。

可是事實上，根據那些與朝鮮邊民貿易而熟知朝鮮國情的中國商人所說，早在二〇一〇年初時，朝鮮元兌人民幣的民間匯率已達一千比一。朝鮮元真實的匯率，是讓勞動黨難堪的，也是勞動黨竭力想要隱瞞的，所以外國人不得使用朝鮮元並且不得在朝鮮普通商店內進行交易——也沒有這樣的機會。

金導遊的口徑，自然與官方保持一致。不過從他回答的神態上，我們可以看出他對自己的說法並不自信，似乎也明白眼前的中國人是知道真實情況的。

逼着金導遊說謊，逼着一位我們還不熟悉的，看起來忠厚老實的朝鮮人說謊，這才讓我們感覺尷尬。

朝鮮經濟，積重難返。惡果從立國之初，全面施行計劃經濟開始，已經埋下種子。

一九九一年，那個一直不忘拉攏朝鮮，給予朝鮮最多援助的「大孩子」，膀大腰圓、財大氣粗的蘇聯，忽然死去。失去了最大宗的援助，加之國內向來人禍天災，朝鮮經濟迅速惡化，很快便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末，發生了慘烈的大饑荒。

在一九九七年叛逃至韓國的朝鮮最高人民會議議長、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書記局書記黃長燁（황장엽）的回憶錄中，這位前勞動黨高官回憶起那場饑荒時說：

進入（一九九六年）秋天，朝鮮的經濟狀況更加惡化，人民的苦痛和不幸罄竹難書。

一九九六年朝鮮精糧產量不到二百一十萬噸，這些糧食連供應軍隊都不夠。如果到了年末，軍糧斷掉，到時候政府就會將所有居民的糧食供應軍隊，我們這些書記們也要去市場買二百千克的糧食交給軍隊。

糧食難弄，人們成堆地餓死。只要稍微離開平壤市中心，就能看到餓死的人，往郊外去，更是成堆的屍體。許多人跑到山澗水裏撈魚吃。平壤尚且如此，地方就更

的字眼來稱呼這場大饑荒。

北韓人民經常認為自己很強悍——事實上的確是如此。宣傳機器發動新的造勢活動，它虛構了一則故事來喚起北韓人民的民族自尊心。故事發生在一九三八年到一九三九年，金日成領導的一小股抗日遊擊隊「在零下二十度的氣溫下與數千名敵軍作戰，他們勇敢地忍受大雪與飢餓，讓紅旗繼續飄揚在隊伍之前。」他們口中所說的這場「苦難的行軍」，後來成為北韓這場饑荒的隱喻。《勞動新聞》激勵北韓人民以金日成的犧牲精神為鑒，努力對抗飢餓。

世上沒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朝鮮人民在「苦難的行軍」革命精神下朝勝利邁進，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將永遠是一個強大的國家。●

037

無法想像了。

……

根據組織部的說法，一九九五年共餓死五十萬人，包括五萬名黨員，今年（十一月中旬）已經餓死約一百萬人。●

四年饑荒，兩千二百萬人口的朝鮮，如黃長燁所言，餓死人口高達三百五十餘萬。

「一個人的死是悲劇，一千人的死是統計數據。」●

芭芭拉·德米克在《我們最幸福》一書中如是說，她在書中以大部分篇幅替那些脫北者講述了他們經歷與看見的悲劇而非統計數字的死亡。

兩相佐證，可知當時慘況。

「苦難的行軍」，勞動黨以這樣一個帶有光輝氣質

● 黃長燁：《黃長燁回憶錄——我看懂了歷史的真諦》，韓國：朝代精神出版社，二〇〇六年。

● 芭芭拉·德米克：《我們最幸福：北韓人民的真實生活》，第一六九頁。

對於當時的領袖「光明星」而言，更為嚴重的是，饑荒難以遏止地蔓延進勞動黨與人民軍內，綱紀廢弛，軍心渙散。唯有重振經濟，才能挽狂瀾於既倒，於是朝鮮罕見地着手進行經濟改革。

經濟改革之後，朝鮮市場逐漸繁榮，商品也日趨豐富。可是，嚴重的通貨膨脹、貧富分化以及官員貪污腐敗卻先於經濟好轉而到來。更為糟糕的是，大量載有外部世界信息的光盤也伴隨着貿易往來進入朝鮮。人民忽然發現外部世界的繁華，忽然發現自己的苦難，忽然發現自己從小受到的一切領袖偶像化教育原來只是一個彌天大謊，無異於根根扎向肥皂泡的刺，這令勞動黨感覺恐怖。

經濟改革勢難持續。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三十日，勞動黨忽然宣佈進行貨幣改革。限期一周之內，所有舊朝鮮元必須以一百比一兌換新朝鮮元，且每人最高兌換限額為十萬舊朝鮮元。多餘的舊朝鮮元，逾期全部作廢。或者是因為過於殘忍，勞動黨隨後幾次提高兌換限額，最終大發慈悲地將這一數字定在五十萬元舊朝鮮元。

勞動黨進行這樣的貨幣改革，名義是針對在經濟改

革過程中出現的主要問題進行修補，回籠貨幣，減少流通性，以應對通貨膨脹。但實質上，就是通過沒收私產，劫掠財富的方式，打擊那些忠於財富的罪人。

在舊朝鮮允許兌換的一周內，擁有多餘貨幣的朝鮮百姓，瘋狂購物，瘋狂兌換外匯，以期減少損失。但是勞動黨絕不打算給他們眼中的罪人以任何僥倖逃脫的機會，次輪打擊隨之而來。關閉所有市場，實施外匯管制，禁止使用與私藏外匯，任何外匯交易均為違法。違法者最高可處以死刑，並處同時沒收個人所有財產。

在忠於財富的罪人中，部分是貪腐的特權階層，當然他們也是勞動黨的特權階層。勞動黨實施的打擊措施，對他們影響甚微。他們可以提前獲知消息並且做出應對。而且他們只是經濟問題，思想依然是忠於勞動黨的，屬於「人民內部矛盾」，也是可以網開一面的。

而那些「新富的中產階級」，則是罪無可赦。也確如勞動黨所願，這些「新富的中產階級」在貨幣改革中，被一網打盡，傾家蕩產，血本無歸。

但是令勞動黨沒有想到的是，貨幣改革引發了休克



朝鮮元新幣（左）、舊幣（右）。

朝鮮第四版朝鮮元（舊幣）

面額	正面	背面
一元	朝鮮歌劇《賣花姑娘》	金剛山、仙女
五元	朝鮮學生	朝鮮人民大學習堂
十元	朝鮮工人、千里馬銅像	南浦港西海攔河大壩
五十元	朝鮮工人、農民、知識分子	主體思想塔山林
一百元	金日成主席	金日成故居萬景台
二百元	金日成花	紋飾
五百元	金日成紀念館	清流橋
一千元	金日成主席	金日成故居萬景台
五千元	金日成主席	金日成故居萬景台

朝鮮第五版朝鮮元（二〇〇九年新幣）

面額	正面	背面
五元	學生、科學家	禮成江青年一號水電站
十元	朝鮮陸、海、空三軍士兵	雕塑「勇往直前」
五十元	朝鮮工人、農民、知識分子	建黨紀念塔
一百元	金日成花	紋飾
二百元	千里馬銅像	紋飾
五百元	凱旋門	紋飾
一千元	金正淑故居	三池淵
二千元	白頭山密營舊居	白頭山正日峰
五千元	金日成主席	金日成故居萬景台

式的混亂。物價暴漲，新朝鮮元迅速貶值，通貨膨脹比貨幣改革前更為嚴重。勞動黨不得不大量印刷新朝鮮元來應對，再導致更為嚴重的通貨膨脹，如此惡性循環，新朝鮮元形同廢紙，朝鮮百姓重回以物易物的蠻荒時代。

朝鮮施行計劃經濟，糧食由政府低價配給。但是朝鮮經濟惡化已久，配給制度名存實亡，普通朝鮮百姓早已習慣通過經濟改革前的地下市場與經濟改革中的合法市場自給自足。而貨幣改革令所有市場消失，普通朝鮮百姓再次陷入食物匱乏的窘境。

貨幣改革摧毀了那些給勞動黨帶來意識形態危機的市場、貿易與商人。但是勞動黨第二次驗證以後才終於相信一個事實，那就是原來朝鮮百姓不是能夠僅僅依賴勞動黨的宣傳而活下去的。勞動黨依然無力實現配給，無力養活朝鮮百姓，只能被迫由當時的政府總理金英日（김영일）出面，在二〇一〇年二月宣佈貨幣改革徹底失敗。

勞動黨僅僅只用了三個月時間，便乾淨利落地毀滅了自己的經濟。其效率之高，「美帝國主義」也當自歎弗如。

地蟻作一團。印刷粗糙，好在也還是凹版印刷，但是立體感全無，印面手感平滑。舊版紙幣防偽措施只是水印一種，水印圖案簡略模糊。新版紙幣在水印之外，增加了正背面互補對印圖案，即是正面背面各印圖案的一半，對光觀察完美合而為一。但是朝鮮元的互補對印是無須對光觀察的，紙質過薄，幾近透明，對印圖案確實合而為一，從任意一面即可看出。

第四版朝鮮元在朝鮮經濟嚴重惡化前，最大面額為一百元。其後不斷加印大面額鈔票，最高直至五千元，可見通貨膨脹之嚴重。歎為觀止的是，最初加印的二百元面額紙幣，尺寸居然比一百元舊幣還小，直讓我想起中國古代經濟窘迫時鑄的榆莢五銖銅錢，本來應重五銖的銅錢，減料到不及一銖之重。

臨時導遊打來電話，列車將要進站。

金導遊把守着旅館前院，不便分身，懇請恢復旅行團領隊身份的我去招呼幾位仍然坐在餐廳中把酒言歡的團員，將要啟程。主席領首微笑表示知道了，主席夫人

不能再編造一個「苦難的行軍」來掩飾錯誤，這次勞動黨拋出了一隻替罪羊。主導貨幣改革的朝鮮勞動黨計劃財政部部長，時年七十二歲的朴南基（박남기）遭免職，並在次年三月中旬以「作為大地主的兒子，潛入革命隊伍，蓄意置國家經濟於死地」的罪名，在平壤體育館（평양체육관）公開槍決處死。

赴朝鮮旅行之前，知道進入朝鮮以後是無法接觸到朝鮮貨幣的，但是想着總是會有機會見到朝鮮人使用朝鮮貨幣買賣的。為了練就自己可以通過貨幣顏色與圖案分辨貨幣面額這一特殊技能，我在國際錢幣交易市場上，高價購得兩套朝鮮元。

當前朝鮮流通的朝鮮元，是朝鮮的第五版貨幣。從紙幣印刷時間來看，第五版朝鮮元百元以下的小面額紙幣曾經與第四版朝鮮元的大面額紙幣同時流通。

兩版紙幣上手以後，才發現朝鮮紙幣印製之拙劣令人震驚。紙質輕薄，甚至不如普通的打印機用紙張厚實挺括，嶄新的紙幣，在北京乾燥的空氣中居然自娛自樂

扶面而起表示不勝酒力，神醫左右張望桌面表示找不着藥酒瓶蓋。

我表示在大堂等候。

站在「偉人」與「光明星」慈祥的目光下，一桌朝鮮酒宴似乎也正散場。

兩位年輕酡紅着臉滿身酒氣的人民軍軍官攙扶着去洗手間，路過我面前時，友好地與我相視而笑。忽然覺得無論甚麼友誼，包括「中朝人民間深厚的友誼」，總還是需要酒精考驗的。更多的親友家眷嬉笑着出門，相扶相攜，只留着一位在服務台前結賬。

他支在櫃檯上的手中，厚厚一摞棕色的五千元面額的朝鮮元。每一張，大約都是金導遊一個月的薪水呢。